逛老街

□ 余春明

周末回湖口，早晨健步走，萌生了去老街逛逛的念头。

这几年被南昌学校返聘，对家乡的变化只能耳闻，难得目见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今日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，焉能宅在家中。说走就走，早晨六点未到，我就洗漱完毕，踏上了去老街的“征途”。

老街虽说不远，只有三里路；而这三里路真要走起来，就有六里之遥了。我选择的是过大岭，翻小岭，包着老街走一圈，加上返程，那起码得有十几里路，不算短，我差不多走了两个小时。这两个小时却让我大开眼界，收获良多。

晨曦中，路灯还在亮着朦胧的睡眼，三里大道上行人稀少，只有清洁工匆忙的身影。上大岭时，天基本亮了。我没有顺着街道走，而是走上了小岭的陡坡。说是陡坡，其实不很陡，当年，鄱阳湖大桥没修，这条路还是九江至都昌和景德镇等地的必经之路。不分日夜，车辆络绎不绝。如今，没有了过去的喧嚣，归于寂静，给喜欢清静的人留下了一份安宁。

顺着小岭的西坡下行，曾经鼎盛一时的县办企业绞锚关厂没有了，只剩下一片厂房，或是已成住宅。当年这里生产的绞锚关远销国内外。稍下面一点，还有一个蛮大的停车场，这里是当年过江后跑长途货运的司机们停车之处。如今除了附近居民停了几辆小车外，也空空如也。不过，我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马帮，七八头高头大马，三四个汉子，正在往马背上放木制的搭背，再在搭背上堆货物。这个早就淡出现代社会的旧事物，竟然还存在着。我本想用手机拍下来，但因离得较远没有效果而作罢。我想，只能在影片中一见的旧事物，在现实中还能见到，传统在与文明的抗争中，竟然如此的倔强，真让人想不到。

不知不觉间，走到了原六机部（五七厂）门口。这里原是驻县国营企业，计划经济时代，在老县城所有企业中独占鳌头。改革开放不久就改制了，几经变迁，现在门楼上挂的好像是某某开关厂的招牌。不过，厂容厂貌同以前相比，倒是更显敞亮整洁。职工活动广场上体育器材不少，几个老人正在锻炼身体。唯一能让人想起往昔繁荣的，只有那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门楼，还在晨光中矗立，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往日的荣光。

与六机部紧连的是县一中的初中部。这里本是一中的校区，一中搬迁到新街后，原高中的教学大楼改为初中部，初中部的老校区改建胜利小学。我经过时，修建的工人已经上班，人声喧嚣。从布局看，建成后的胜利小学新校区应该在全县小学中首屈一指。这几年，政府在教育的投入上舍得花钱，新建了二小、三中、四中等中小学，湖口的教育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。

过了胜利小学新校区就是县人民医院了。在县城机关单位陆续搬迁到新城区的热潮中，县医院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坚守着这块风水宝地。影响观瞻的湖边小山上的建筑连同小山被推平，临街的三层门诊楼被拆除，南北向建起了高达十余层的住院部大楼，真正有了大医院的气派。我相信，湖医人在这浸渍着他们汗水和智慧的土地上，一定会创造出保一方人民身体健康的奇迹。

医院的斜对面，原先老劳动人事局的地基上赫然建起了一座新建筑，这是我此次早行想看的目的地之一——学宫。据说在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这里是县衙所在地，有学宫、文庙等建筑。近年来，县政府重视旅游开发，重建学宫是规划之一。前不久，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学宫建成、对游人开发的消息，很想前往观瞻，今天总算如愿。只可惜还是早晨六点多钟，学宫没开门，我只能在大门口照了几张相，特意将高大的门楼和里面孔圣人的塑像拍了下来。心想，以后有了闲暇再来吧。

告别学宫，走向门前宽阔的广场，向防洪堤走去。这里原是体育馆，早几年就搬迁了。这个体育馆当年是举办全县大型体育活动的场所，然而，随着时代发展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。迁往新城的县体育中心则是鸟枪换大炮，规模和气派都是昔日不可比拟的。我去年暑假专程去游览过，有散文记述。医院和体育馆原是隔壁邻居，如今一个搬往新城，一个坚守在老街。我想，搬迁的是为了发展，给坚守的腾出地盘；这腾出的地盘，又使坚守的有了发展的机会。利人利己，何乐而不为！县城建设就是一盘棋，县政府为了走活这盘棋算是用足了脑筋。

走上城防堤，高高的仿古城墙的垛口一字排列在堤边，早练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我瞭望远方，感觉江湖相连处晴空万里，秋高气爽，江面船只往来，不远处铁路和公路桥如同两道长虹横跨水面，真的赏心悦目，再也见不到昔日轮渡匆忙的身影。尤其是这道上世纪九十年代修筑的防洪堤，如今成了县城坚不可摧的屏障。今年的洪水也算是史上较大的洪水之一，要是往年，县城在汛期早已是汪洋泽国；而今年却能安然无恙。党和国家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亘古未有的大好事。

换个角度，我的视线随着脚步来到石钟山下。眼前是曾经的小轮码头，这里以前是从水路通往九江的要津，轮船往来密集，旅客熙熙攘攘。如今，只见码头趸船上“鄱阳湖水上观光”几个大字闪闪发亮，供游人水上游览船只停靠。是啊，时代在发展，旧事物总会被新事物取代。造物主创造一个事物，总会有其“英雄用武之地”的。稍过去点就是下石钟山，山脚下原有水文站、鄱阳湖管理站和县委党校几个单位，还有大片的民宅。为了发展旅游业的需要，除了水文站还在外，其他单位和民宅都已搬迁。在我印象中，县委党校比较深刻，坐落此地五六十年了。当年郭沫若先生游览石钟山时，还留下了“党校耀人寰”的诗句；如今也是为了发展搬走了，而且“走”得很干脆，没留下一点痕迹。我想，要是能留一点标志，就如六机部的门楼，若干年后，是不是也算一道人文景观？

说到人文景观，不能不提石钟山脚下的“杨赓笙旧居”，这也是我此行最想观瞻的地方。然而，也因时间太早未能如愿。杨赓笙，湖口三里人，二次革命湖口起义时李烈钧的主要幕僚，为讨袁运动、维护民国作出了重要贡献，是民国时期湖口不可多得的先贤。记得其旧居一直保存未拆，这几年重修，又增加一栋，初具规模。据说里面保存了先生一定数量的遗物，供游人观瞻。这对湖口年轻人而言，其教育意义远远超过了经济意义，可见决策者的高瞻远瞩。而这一切又为石钟山增色不少。山下新建两个凉亭，一个广场，黄叟白婆在此翩翩起舞，以前居民区嘈杂现象一去不复返了。

这又让我想到了这几年的民房拆迁，这可是天下第一大难事，政府硬是做好了。当然，这也离不开我们湖口人民的目光远大和胸怀大度。走过石钟山门口，原先号称湖口的汉正街——小商品批发步行街从地图上消失了，只剩下唯一可算得上古董的洋教堂还孤零零地矗立着。周边都有围墙，这里还在建设之中。我欣喜地觉得，我们的执政者人文环境意识在加强，有理由相信，不要多久，这里又将成为让老街引以为豪的靓丽的风景线。

本来想再往北门防洪堤走走，但肚子咕咕地抗议，不得不往回走。回来的路上，我把在学宫和杨赓笙旧居等地拍的照片发往微信朋友圈，我要让大家一起了解老街的巨变，分享我由衷的喜悦。

狄公湖记

□ 乔其发

彭泽龙城镇双峰山麓，长江之滨，有座狄公湖，约三平方千米，面积虽小，却年代久远。小湖本无名，传说三国时，东吴都督周瑜率重兵驻守柴桑，巡防江东，其时吴军将士经常聚集此小湖四周洗刷战马。到唐武则天时，宰相狄仁杰受武承嗣和酷吏来俊臣诬陷入狱，公元693年贬迁彭泽县令。狄仁杰则把县衙从黄岭迁来龙城镇，小湖也成了衙门马匹饮水放牧的地方，久而久之，小湖便有了个乳名叫马湖。

狄仁杰刚正廉明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，恩泽彭蠡。史料记载，适时天大旱，营田失时，民不聊生。狄公具疏上奏武则天，武后恻隐之心特旨减免彭泽赋敛，调运皇粮赈灾，并释放三百冤囚。古代的彭泽百姓感恩戴德，修建狄公祠，塑像镀金，拜谒者络绎不绝。

黄庭坚诗赞曰：“鲸波横流砥柱，虎口活国宗臣，小屈弦歌百里，不诬天下归仁！”千百年来，狄公美誉流芳，彭泽百姓缅怀永恒，待到公元2011年彭泽县城龙城镇两湖（狄公湖和渊明湖）治理工程启动，小湖脱胎换骨，面目焕然一新。现代彭泽人为传承和弘扬古人感恩狄公的真挚情怀，将小湖定名为狄公湖。

已亥年初夏的一个夜晚，华灯初放，我与友人漫步狄公湖畔。湖畔游人摩肩接踵，来来往往不断流。我有点奇怪问朋友：“红日西沉，飞鸟归，游人稀。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往？”朋友说：“转湖也。”我有点茫然，跟从熙熙攘攘的人群行进了一程后，恍然大悟。原来脚下的林荫小道是环绕着狄公湖畔修筑的，顺小道绕湖作健身运动，当地人曰：转湖也！

我边迈步边放眼左右，环湖小道内侧水面如镜，浮光跃动，栈桥雕栏亭榭相映；外侧是宽阔整洁的街市，楼台店铺，鳞次栉比，霓虹闪烁，流光溢彩。环湖小道是专为市民健身开设的，湖路弯弯，沿路树木荫翳。有亭亭玉立的桂花树；有高大蓬松的樟树；有依依相惜的杨柳树；有簇簇丛生的紫荆花木。有的紧偎路旁，有的耸立路中央。乔木遮天蔽日，灌木拂腰抚足。它们编织出茫茫莽莽的纱帐，将行人罩入其间。人在林丛中运动，恰似捉迷藏一般，一会儿不见身后来人，一会儿看不清前方来者。从枝枝叶叶的缝隙间漏来的霓彩色丝拌和着枝枝叶叶的绿色莹光，令人眼花缭乱。更有缕缕花香夹杂着阵阵乐曲声迎面飞来，沁人心脾。我亦似进入蓬莱琼林，缥缥缈缈，醉意朦胧，有点忘步不前了。值此时，前方友人大喊：“人呢？”惊得我连忙拨开枝叶，加快脚步赶上去了。

我们乘兴漫步，湖畔每隔五百米有一座露天广场，广场灯火通明，声乐跳动，舞阵纵横有序，伴和着欢快的节奏，人影舞动，一曲舞罢一曲又起。舞场外老幼聚集，笑语飞扬。俗话说：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”我天生是个舞盲，更不懂欣赏。什么拉丁舞、摩登舞、交谊舞等广场舞吧，看的是热闹，感受的是欢乐。优美的舞姿，跳跃的乐曲声，令人顿觉身轻气爽，同享健身之益了。

皓月当空，我伫立湖畔，注目湖内。水面腾起几座婀娜多姿的栈桥，有的呈半圆形突向湖心，似舰艇启锚待航；有的弯弯曲曲，露头藏尾，似蛟龙出海；有的平坦宽敞，似长廊延伸。更有一座悬空亭榭，古香古色，翘角飞檐，似大鹏展翅。亭榭内有人吹弹，丝竹飞扬，侧耳聆听：梅花三弄，傲霜斗雪。听者心悦神怡，奋兴励志。突然间有几条大鱼跃出水面，飞行数丈后又“嗖嗖”落下水中。友人戏言说鱼是赶来欣赏音乐的，我亦说是迎接远方宾客的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与友人从小青梅竹马，大学毕业后各奔前程。这位大学生友人不愿寄人篱下，回乡自主创业，他选择在狄公湖边开设一家水产酒店，看中的是这地方近江临湖，水产多品位，人气浓。每天游湖的客人，跳舞的本地市民、过往的汽车司机等纷纷光顾酒店，尝龙虾、品蟹鲜、饮陶令酒，席无虚座，生意红红火火。于是乎沿湖一带多家酒店开张，一字排开。太阳一下山，酒家门前灯火明亮，排开桌椅，食客们举杯推盏，酒香飘湖滨。湖滨除了酒店外，还有超市、银行、宾馆、楼市，艺校。这一切为湖区市场繁华增添氛围，更为众人消费助力。我们信步进入一家湖滨酒店，女主人是个老美，年过半百，风韵犹存，一笑百媚生。她笑着滔滔不绝地聊起了往事，她说自己是狄公湖边土生土长的人，这狄公湖治理前荆棘丛生，浮满垃圾，水色浑浊，水气腥臭，行人总是捂着鼻子急匆匆地走过，谁能料到今天会变得如此的美丽，谁又能料到今天会成为大众健身、娱乐、旅游、消费的理想场地呢？

女老板的一番言语，犹如一石击起我心中的波澜。我曾到过杭州西湖，也曾去过扬州瘦西湖，饱览过两大名湖四时风光；听说过隋炀帝千里载舟下扬州，乾隆帝六次南巡到杭州的传说故事，吟诵过苏轼、杨万里、林升等有关西湖的诗句。我想正是历代帝王的恩宠驾幸和文人学者脍炙人口诗句，两湖更加令人向往。相比之下，彭泽狄公湖名不见经传，鲜为人知，但欣喜的是国家正在大力打造长江经济带，今日之狄公湖已被列为江西彭泽长江省级湿地公园；近几年来外地商家纷纷来彭泽来投资兴业，归乡游子纷纷来湖区谋发展；铜九铁路，彭湖高速贯通彭泽，又濒临长江黄金水道。天时、地利、人和三者合力，正在推动龙城镇经济日益繁荣，狄公湖前景会倍加斑斓，享誉大江南北。